

约会不



日，
恐怖电影

不西

最恐怖的东西，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但唐谟 著

约会不手

日，
恐，在电影

不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约会不看恐怖电影不酷 / 但唐谟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106-03801-4

I . ①约… II . ①但… III . ①惊险片—电影评论—世界 IV . ①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041 号

《约会不看恐怖电影不酷》繁体字初版由逗点文创结社 (台湾) 出版。

图字: 01-2013-8208

特约编辑: 陈昌业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张 杰

版式设计: 张 杰

责任校对: 君 君

责任印制: 张玉民

约会不看恐怖电影不酷

但唐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7.25 字数 /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801-4/J · 1485

定 价 29.80 元

汤姆恐怖历险记

纪大伟 / 政治大学助理教授

麦克卢汉说：“媒体就是讯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小谟，是在电视上。21年前，1992年寒假，晚间新闻快报“台大视听社盗墓事件”（请Google），接着就看到小谟受访的特写画面。他在荧屏上显得高大、羞怯、拙于言辞。涉及事件的台大学生中，别人都是大学部的，只有小谟是研究生，也就是最老的学长。自然各界会以为是学长带头盗墓，后来才知道他是小跟班。我在台大见过很多怪人，看了新闻后心中只“喔”了一下，并无道德批判，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认识小谟本人。

盗墓事件，刚好暴露了几点小谟20年来始终如一的特色。一、他永远保持赤子之心，总是兴致勃勃地跟从事“另类艺术”（这是个广义的词，含音乐、剧场、摄影等）的大学生打成一片，而且他乐于跟年轻人求知。他一直很热衷从学弟学妹身上学东西，音乐影像打扮等。他喜欢“Gizmo”（小玩意），手里捏着玩具，嘴角叼着早就咬烂的吸管。在我20岁的时候，小谟就是个爱跟大学生混的“小学长”（小小的学长；小小的，意为个子小、可爱、好玩）；待我30岁在美国留学时，他仍然是爱跟大学生混的小哥哥；待我40岁在大学教书时，他还是不变。他总是可以融入“另类”大学生的阵营中而不显突兀。

二、他一看到有人挑战传统道德风俗，就会认同，甚至加入——他热衷叛逆主流社会价值。但他很不会算计挑战道德的风险、代价、成本。参加盗墓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一例，他爱“自然主义”的自拍，贴

上网后被警察钓鱼，还上了《苹果日报》。他热爱“不入流”的恐怖电影，自然也出于这点个性。他享受反骨精神，我是乐观其成，但我忧虑他往往对风险、代价、成本抱持天真无知的态度。说得现实一点，他从来不曾试图将他在各国的“汤姆历险记”（小谟英文名字是汤姆）加以包装成商品，带去职场、演讲台或书市换钱。他一直很穷。他的生活充满兴趣，但他不大会将兴趣化为商品。他不世故，也不懂精打细算。他非常“不社会化”，或“反社会化”。他大概在去年才开始生平第一次由他本人亲自报税。他以为可以活在一个与资本主义无争的世界；近来跟他混的大学生却都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了，他才开始了解资本主义ABC。与其说他是《汤姆历险记》中精明的汤姆，不如说他是那个野放的野孩子：哈克贝利·费恩。

三、他是个羞怯、躲镜头、怕大人的小孩。虽然20年来他总是跟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鬼混喝酒、叽叽喳喳交换八卦，但是他不大敢跟陌生人说话，看到大人就要避开。他常露出一脸“啊，被老师抓到了、老师不要打我”的表情。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常常口吃、结巴；我想小谟对我很敬畏。John Waters是他最崇拜的电影导演之一，亲眼看到Waters是他的大愿；Waters在洛杉矶某大唱片行办签名会时，小谟自然兴奋不已，打扮一身火辣，去排队等签名。但奇怪的是，当Waters正在帮他签名的时候，我请他们两人面向相机镜头合照，但小谟偏偏不肯配合，他宁可翻脸也不要跟偶像合照。

1993年初春，台大盗墓事件一年后，我才第一次看到小谟本人，在台大校园内校福利社的一楼华南银行柜台，现在原址可能大变。他在柜台前填写一张提款单或存款单，我偷看到姓名那栏写了“但唐谟”三个字。我有点错愕：这个人在电视荧屏中看起来很巨大，本人怎么很瘦小。

他穿了一件紫色尼龙外套，外套尺寸太大，所以他看起来就更加迷你。后来发现衣物尺寸太大是小谟毕生的难题。在银行初遇他也很反讽，因为跟银行打交道也是大人的事，他很不会。当时我没跟他打招呼。因为他当时很有名而我什么咖都不是。

1993年春天，台大外文系制作“大三戏剧公演”，找不到人可演男主角。担任导演的同学找了一个在校内外小剧场界颇有演出经验的学长来演，这人就是但唐谟。这次我才真正跟他说过话；算一算，至今是整整20年前的事。我当时很纳闷（我这个人的价值观很主流），为什么这个人不去做点赚钱的正经差事，而要耗时耗力跟大学生无偿演戏？（后来我纳闷一次又一次，就习惯了：小谟就是不爱去做一般赚钱的工作，而宁可无偿跟大学生打成一片。这就是他爱玩不爱钱的价值观。）但我对这个新朋友并无恶感，反而对他非常好奇：他的年纪大我一大截（但看不出来），而我当时的朋友都跟我自己年纪差不多。我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么老的朋友耶。我想，我可以从这个大哥哥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后来证明我错了一半：小谟是有很多奇怪艺文知识可以教人，但他这个拒绝长大的男孩对于“社会化”的认识输给很多大学生）。

在排戏期间，他看起来很潦倒，穿很脏的白T恤出现。原来他当时养了一条狗，叫“麦西伦”，听说跟金马影展的《寻找麦西伦》这部外国电影有缘。麦西伦生了重病，有时呕吐在小谟身上，他心力交瘁。那时候我几乎不认识养狗的人，对于狗这种动物完全不熟，所以看到小谟这种待狗的态度就很感讶异。后来才发现“养狗”是小谟一辈子的功课，他总是养着狗，狗永远是捡来的弃犬。他在各国路上看到各种狗，都会上前打招呼或逗弄。反正跟他走在路上，他看到以下事物就一定会停下来，让别人等很久：小狗，甜点店，卖各种Gizmo的店，“救世军”旧

衣店，有色人种的店。他为这些事物而活。他跟小狗打成一片（我上头才说，他也跟大学生打成一片。所以——嘛）。他常因为狗而流泪，他做梦常梦到狗。很多人说小谟很善良，但我想说得更准确一点：因为爱狗，小谟从里到外都像小狗。

在排戏的那段日子，小谟因为狗的衰亡而悲伤。但他也有欢笑：跟朋友喝咖啡的时候。那时候“卡布奇诺”这种意式咖啡刚开始在台北流行。但他不爱喝咖啡，而看中配咖啡的蛋糕。有时候他会在老字号的某些咖啡店点可乐喝，很不识相，因为他常忘了咖啡店的主角是谁。他有甜点瘾，如果桌上没有蛋糕可吃，他就干吃砂糖——拆开糖包，整个倒入嘴里，然后再来一包糖。

那时候他去洗衣店送洗衣物，老板娘看他一脸学生样，便在送洗单上写，“客户——小学生”。他非常得意，跟人自称“小学生”。

1999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UCLA距离好莱坞（以及位于好莱坞中心地带的奥斯卡颁奖场地）只要30分钟以内的车程，而UCLA正门口也就是主流、非主流电影院的汇集处。许多美国电影的首映典礼就是在UCLA门口举行。小谟因而常飞洛杉矶：这应该是他最爱的美国城市，不但因为电影活动、电影院、录影带出租店多，也因为天天是晴天，而且因为有色人种族群社区多：黑人区、墨西哥人区、越南人区等。对小谟来说，在洛杉矶，理想的下午应该是这样的：穿吊嘎啊¹骑单车横跨洛杉矶市区，一路上任凭南加州的大太阳烤热身体，穿梭在录影带店，有色人种社区的香料店、蛋糕店、烤鸡店，Trader Joe's（“周贾”，美国著名的有机饮食超市连锁店），然后回家遛狗、

1 穿背心。

拷贝录影带。是的，他在洛杉矶最爱用的交通工具是单车（这点勇气是洛杉矶当地民众都要侧目的），他从台湾空运了三条土狗到洛杉矶养，他有收集癖所以他看到好的录影带就要拷贝一份以上（当时 VHS 是主流，DVD 还是少数）。在我住处，两台对拷的录影机永远温热。他每每离美回台的时候，行李箱装满 VHS 带子。

后来我搬到美东，小谟就改到曼哈顿骑单车。像《甜蜜蜜》中的黎明那样子。凭着单车，他把洛杉矶和纽约摸得很熟。他专去台湾人不大去的另类社区，波多黎各区、“99分”店等。虽然他在台湾见大人就躲，但他在美国各地却可以跟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打成一片、称兄道弟。如果是别的台湾人，在 10 年前，早就把这些见闻写成书送去书市换现金了，但小谟无意这样做。

视听媒体变动剧烈，没想到没多久 VHS 就出局了，DVD 称霸。以前是在量贩店抱一打又一打的 VHS 空白带回家，这下变成去搜空白 DVD 的“布丁桶”。我住处有两台桌上型电脑，永远在忙着烧 DVD。这整个有一种家庭手工业的感觉，好像在家里自印假钞，假嗨。后来“NETFLIX”在美国兴起，也就是用邮寄租还 DVD 的服务，只要付月费就可以吃到饱（你一寄回看过的 DVD，对方就寄新的 DVD 来）。我们大多付了最高的月费，一口气可租七片 DVD，一收到 DVD 就马上烧拷，马上寄还，等新的一批七片再寄来。小谟在社会化各方面都不会打算，但对于“NETFLIX”却精得很（他常说他自己“精得很”；不、要、相、信、他）：他会算准要找哪一条街的邮筒还片，在下午几点前，才能够在一个月内租到大量的 DVD。现在“NETFLIX”已经将服务从邮寄 DVD 改为网络传送影片，我想熟知 Gizmo 的小谟必然也有一堆法宝应战吧。

这么多年来，他收集了难以统计的 VHS 和 DVD，要怎样享用呢？要怎样消化呢？多年来我有个心愿：希望他能够将他的电影知识和资源转化为一家之言，写成专书出版。能不能靠出书赚回多少钱倒在其次，重点在著述可以为他自己对于影像的爱做出交代。他看电影很投入，常看电影看到泪流满面、啜泣出声。我很传统，相信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但小谟对三不朽看得很淡，也可能有点畏惧。这些事太“大人”了。他眼里只有狗和甜点。好吧，20 年来，他常嚷着要拍 Video、要导戏，他想要抓住某些“感觉”，竟然也让他完成了有感觉的 Video 和戏，他是有执行力的人。但我总觉得写书还是比较可靠。

20 年前，我曾经仰慕小谟学长，求索他写的影评。但我很早就看破了，我还不如自己写比较快呢，你不写我来写就好了——果然也写了很多杂文直到今日。20 年前他说要写小说，当然并没有写出来——结果我把灵感全部拿去写在《感官世界》和《膜》里。20 年后，他终于硬下心肠出了第一本书，算是汤姆或哈克贝利·费恩的“迟到的首航”。期待他在首航之后，还有一本接一本的“航班”出现。

出了书再来遛狗吃甜点，不是比较爽吗，小学生？

只记得被他带去看彩虹， 却忘了他本身就是灿烂

生命中有那么几年，认识“台大视听社”的一些人。记不清楚是不是因为他，方才陆续认识那些人的。他们有两三位成员（笔名“迷走”的李尚仁，还有 Ms. 林文琪）参与了电影资料馆《电影欣赏》杂志年度电影欣赏奖的评选，不料，那次打破惯例，扬弃“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项目，另外创设“电影与历史”、“电影与社会”、“电影与弱势”、“电影与形式”的类别。结果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得了好几项奖，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也得到了一项。原来“台大视听社”的人是这样思维的，带给我无比的震撼与莫大的启发。多亏他，我认识了彭小芬、李咏薇、陈宏一、郑珀璋、刘慕西、王育麟，或许还有另一位才子孙忆南。

也是因为他，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杰出音乐人的柯仁坚、朱约信（猪头皮）；还有剧场人，譬如刘敬宏，以及“台大话剧社”，或者王嘉明，尤其是更往后奇花异卉般的文学大家纪大伟，还有更晚近的实验电影奇葩吴梓安。一大堆精彩的名字，我仿佛被他带去看彩虹，却忘了他本身就是灿烂。

他果然灿烂，早在“河左岸”、“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环墟”、“金枝演社”、“临界点剧象录”、“台湾渥克”这些意气风发的剧团百花齐放之前，他就演过冯明秋的《石头梦梦》！剧名大概跟又名《石头记》的《红楼梦》互通款曲，他在剧中的男男情爱堪称台湾戏

剧界同志题材的先驱。冯明秋是香港艺术家，游走台湾、上海和日本。

他总是受一些非凡的艺术家青睐。《等待锈陀》是台大外文系高材生孙忆南移民加拿大前为自己也为台湾留下的舞台剧，嘲讽了军队的荒谬与军营的暗藏春色，找上他跟刘竹华搭档军中的男色无边与同性情欲。往后，更有纪大伟与他共同掌舵、担纲的舞台剧，“粉红迷宫”剧团的《地狱时节》，把（男）同志搬演得大红大紫，发光发热。我甚至搞不清他在诚品敦南的露天演出和参与《红绫金粉》深受张小虹、王浩威、何春蕤瞩目的那些表演艺术，时间上究竟是在《地狱时节》之前？之后？王育麟在拍《父后七日》之前，就导演过电影《棉花炸弹》。而他，在《棉花炸弹》之前，就演过王育麟的另一部电影《他比烟花寂寞》。

何止是人见人爱的影评专家。他多方面的才华就让我如数家珍数个没完。他的音乐素养还为一些舞台剧设计音乐与音效。我就从他那里见识到芭蕾舞家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和电影演员尤尔·伯连纳（Yul Brynner）年轻俊美时正面全裸的照片！

这位多才多艺的大艺术家非但没有穿金戴银，反倒在生活中有很多年不搭捷运，不乘巴士，更别提轿车与Taxi了，无论路有多远，人有多累，来去一律骑脚踏车！别人说环保只是说说而已，他什么都没说，却在认真实践。

我总是想着纪大伟的小说《膜》是献给他的。但为何不直接用他姓名里的“谟”字致意？或许“谟”在古代常用而现今罕见，这倒让我想入非非。正因为小说《膜》是要被阅“读”、被“言说”、被“讨论”的，各式各样的动态的“言”字部的词让静态的《膜》动了起来，动与静，干柴烈火，水乳交融，《膜》的神韵呼之欲出。成就了“谟”，也是“谟”的成就。

就是他——但唐谟！

谢 辞

在《约会不看恐怖电影不酷》2013年4月台湾出版的谢辞上，我第一句便写着“这本书可以出版，很不可思议”，如今，此书跨海来到了大陆，更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酷！恐怖电影从来不是主流研究，我一直把看恐怖片当成好玩的事，从未认为自己是很“正统”的电影文字写作者。我总觉得研究恐怖电影，是在研究一些“没有用处的知识”。爱玩耍的我从来没有料想到，竟然可以利用这些“没有用处的知识”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而且可以得到海峡彼岸的认同，让这本书得以在大陆出版。

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愿意和我分享意见，给予我鼓励的作家胡晴舫、焦元溥和李桐豪；OKAPI网站的林泰玮；读册生活¹的张博钧；金马奖执委会的闻天祥、陈俊蓉、李姿莹、杨许秀树（小外）；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张晗女士、陈昌业先生；以及长久以来，给予我指点与启发的政治大学教授纪大伟先生。

特别特别要感谢逗点文创社的陈夏民，如果没有他的信任，我现在还在鬼混。还有逗点的工作伙伴：郭正伟、小子和陈婉容。他们为了这本书的编辑，被我搞得焦头烂额，非常辛苦呢。

记得好久之前第一次去北京，大热天走一个胡同，逛进一家电影书

1 台湾网络书店。

店，里头有许多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书，理论、剧本、电影史、明星……一片电影书海让我兴奋莫名。于是我买了一大手提箱的书提回台北，到现在还没读完（因为我太懒惰了）。其中一本安德烈·巴赞的经典著作《电影是什么？》，至今仍经常拿出来引用其中的第一章。《约会不看恐怖电影不酷》一书，得以在曾经带给我电影启蒙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我深感荣幸。我在此对中国电影出版社表达我最衷心的感谢。

前言

你
闻到
死亡的
气息了吗
？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在恐怖电影中该如何求生？第一步：先弄清楚地理环境。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以下处境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在一部恐怖电影的场景当中……

时间指标

1. 看看手表，确认时间

如果你发现自己所处的时空好像都在晚上，白天一下子就没了，你很有可能已经置身在恐怖片的场景！恐怖电影世界的白天3小时，晚上21小时。你会一直看到幽黑的天空挂着一轮圆月（或者根本没有月亮），总是等不到日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你白天搭捷运、吃午餐、洗澡、大便的部分，全被编剧化整为零了。

2. 查看行事历

如果你正在7月（或农历七月）、10月或12月的话，你就得当心了！7月《开心鬼放暑假》，大家开始跑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喝酒、嗑药、狂欢、乱尬¹……这也是最适合杀人魔动手的良辰吉日。农历七月和西历10月，大家都知道，群魔乱舞，是鬼怪最喜爱的季节，各式妖孽、杀手趁机大肆出笼；12月虽是欢度节庆的假日，但是很多变态的东西也会在这个时机出现，趁你庆祝狂欢的空档，玩死你、杀掉你。

除此之外的月分，基本上你可以放心，不过当13号遇到星期五的那一天，你最好也留意一下。

空间指标 环境氛围也是恐怖电影的重要因素，看看你的四周是不是长成这样……

1. 光线没打够，总是蓝蓝、灰灰、阴阴的，而且有很多影子，你本来应该看到的東西，突然都躲到影子里让你看不到。

1 随便上。

2. 室内四周的摆设，有没有一些很古老的东西，例如古老的照片、古书古画古文字，几世纪以前的人在地上画的图案、蜘蛛网、旧皮箱、100年以前的信件、500年前的符咒、法器、生锈腐烂的家具、清朝文物，或者莫名其妙没理由出现的白色烟雾。

3. 如果你在荒郊野外，四周除了你所在的地方没有别的房子，电话突然打不通，车子莫名发不动，附近也没有加油站或修车厂，这时候你就得当心了。

4. 身处荒郊野外的一栋房子里——如果你是个单身女子，你就在杀人恐怖片里面；如果跟朋友、家人一起，你就在一栋鬼屋里面；如果屋子有很多窗户和门，那表示有一万个僵尸在外面徘徊，等着闯进来吸吮你的脑浆。

5. 如果你发现这个地方白天是废墟，晚上突然变成漂亮的大宅院——应该会有漂亮的女鬼和长舌头的姥姥在等你。

6. 如果一直觉得身处在噩梦当中，喝再多咖啡还是无法阻止自己熟睡入梦，这也不是好现象。

7. 置身在东南亚，很多蛇和怪法师的地方，尤其是泰国，你身边的人都在说泰语，你最好也先提高警觉。（长久以来台湾上映的泰国电影以恐怖片居多）

8. 发现你经常使用的科技、3C产品发生异常现象，例如电视、录影机、手机、聊天室、电脑。

9. 走着走着，发现地上掉了一卷奇怪的DV录影带（或者早期很大块的VHS录影带），你拣回家看，发现里面有惨绝人寰的剧情。

10. 你所存活的社会，充斥着腐败、贪婪，人与人之间不愿意信任彼此。最恐怖的时空，莫过于疏离的人间异境。